

基于墓室壁画的汉唐妆造演变及东方美学考究

项建卓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妆造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墓室壁画作为鲜活的图像史料，留存了大量汉唐人物妆饰细节。本文以搜集的汉唐墓室壁画为核心研究素材，梳理汉代简约素雅、唐代浓丽丰腴的妆造风格演变脉络，探析妆造形制、色彩、搭配背后的东方古典美学内涵，结合 AI 壁画修复技术辅助的图像考据，挖掘汉唐妆造所承载的含蓄、自然、气韵合一的东方审美特质，为传统东方美学文化的传承与研究提供史料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墓室壁画；汉唐妆造；妆造演变；东方美学

DOI:10.12417/2982-3846.25.07.017

引言

妆造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古人审美情趣的直观体现，更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与东方美学基因。汉唐两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推动妆造文化从汉代简约内敛走向唐代浓丽奔放。墓室壁画作为珍贵图像遗存，完整保留了不同阶层人物的妆造细节，是考据汉唐妆造演变的核心史料。笔者在相关研究中搜集了大量汉唐墓室壁画资料，结合数字图像修复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考据，深入探析汉唐妆造演变规律与东方美学特质，以期补充丰富古妆造审美研究的相关成果，助力传统东方美学的现代传承。

目前学界关于汉唐妆造的研究多集中于服饰形制或单一朝代的妆容考据，对两朝妆造演变脉络、审美差异及深层美学内涵的系统性研究尚有不足，且多依赖传统图像考据方法，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相对有限。基于此，本文以汉唐墓室壁画为核心素材，结合数字修复技术提供的精准图像支撑，梳理妆造演变轨迹，挖掘东方美学思想，明确其与社会风尚的关联，以丰富古妆造与东方美学研究体系，为当代国风妆造实践提供参考。

1 汉代墓室壁画中的妆造特征分析

1.1 发型特征：简约内敛，贴合时代审美

汉代墓室壁画作为汉代社会生活的直观镜像，留存了大量不同阶层人物的发型图像，整体风格呈现出简约内敛的特质，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倡导的质朴、内敛的社会风尚高度契合。从河南南阳汉墓、陕西西安汉墓壁画来看，汉代女性发型以简约发髻为主，无过多繁复装饰。垂鬟分肖髻与高髻最为常见：平民女性多采用垂鬟分肖髻，两侧挽鬟垂于肩头，简约实用；贵族女性则多梳高髻，造型端庄，偶有简单饰品点缀，这与相关汉代墓葬考古报告中对妆造形制的记载相符。男性发型更为简约，平民束发不冠，贵族束发加冠，整体贴合汉

代“重质朴、轻浮华”的审美。部分残损壁画经数字图像修复技术处理后，清晰呈现出发丝走向与束发细节，为考据提供了精准支撑，此类技术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已有相关应用案例^[1]。高春明、周汛在《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中系统梳理了历代妇女发饰的演变规律，指出汉代发髻的简约风格与当时质朴的社会风尚具有内在一致性，为本文的汉代发髻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照^[2]。

1.2 面妆特征：清丽淡雅，凸显含蓄之美

汉代面妆以清丽淡雅为核心，凸显东方含蓄之美。从数字修复后的壁画来看，女性面妆以“素妆”为主，仅施薄粉，追求自然通透的效果。眉妆以远山眉为主流，细长弯曲如远山含黛，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壁画仕女便清晰呈现这一特征。唇妆为朱唇点染，仅涂于唇瓣中央，小巧圆润。李芽在《脂粉春秋：中国历代妆饰》中对中国历代面妆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汉代面妆的简约清丽承袭先秦“素以为绚”的质朴美学传统，同时为后世妆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汉代面妆几乎无过多面饰，仅少数贵族女性点缀简约额黄，不喧宾夺主，契合东方“藏而不露”的审美特质。

1.3 头饰与搭配：简约实用，贴合身份

汉代头饰以简约实用为主，兼顾身份差异。平民女性头饰多为木质、骨质的笄钗，造型简单，仅用于固定发髻；贵族女性则用玉质、金质笄钗，偶有凤鸟纹、云纹点缀，不追求奢华。步摇、华胜仅为少数贵族所用，样式简约。头饰搭配遵循“简约适配”原则，与发型、面妆和谐统一，既满足实用需求，又凸显身份差异，诠释了汉代简约内敛的审美与东方“适度、和谐”的理念。

2 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妆造特征分析

2.1 发型特征：多样奔放，彰显丰腴之美

唐代墓室壁画中，女性发型呈现多样奔放的特点。

与唐代丰腴审美高度契合，主流样式有高髻、坠马髻、双环望仙髻等：高髻造型高耸，多搭配假发，凸显华贵；坠马髻侧垂于肩，灵动自然；双环望仙髻小巧精致，常见于年轻仕女。这些发型样式在靖边县杨会墓出土的彩绘石椁壁画中均有生动呈现^[4]。男性发型则以束发加冠为主，贵族多戴幘头，样式多样，彰显奔放自信的时代气质，与汉代简约内敛形成鲜明对比。数字图像修复技术还原了残损壁画中的发型细节，清晰呈现出唐代发型的繁复与灵动。

2.2 面妆特征：浓丽繁复，兼具灵动与华贵

唐代面妆以浓丽繁复为核心，兼具灵动与华贵，与汉代淡雅风格形成强烈反差。眉妆样式丰富，柳叶眉、八字眉、鸳鸯眉等并存，线条夸张而灵动。面饰极具特色：花钿以金箔、翠羽制成，点缀于额头，其样式丰富多样，敦煌壁画中保留了大量的花钿图像资料，反映了当时妇女追求美的时尚^[4]；斜红从鬓角延伸至脸颊；面靥点于嘴角两侧，形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效果。靖边县杨会墓石椁壁画中持镜施妆的仕女形象，便生动展现了唐代女性的妆造细节。左丘萌在《中国妆束：大唐女儿行》中尝试以考古发掘所见唐代文物为基础，对照史书及出土文献记载，以唐人的眼光重新解读当时真实的女性装束时尚，为本文理解唐代面妆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参照^[5]。唇妆以点绛唇为主，样式多样，贴合丰腴面部轮廓，凸显华贵气质。上述细节在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中均有体现，经数字图像修复后更为清晰可见。

2.3 头饰与搭配：华贵精美，融合多元文化

唐代头饰华贵精美，融合多元文化元素，与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相契合。贵族女性头饰以金钗、玉簪、花饰为主，造型繁复，镶嵌珠宝，搭配鲜花，尽显华贵；平民女性头饰则相对简约，多为银质笄钗，点缀少量花饰。受西域文化影响，部分头饰融入胡风元素，样式新颖。头饰搭配与发型、面妆相互呼应，繁复而不杂乱，彰显唐代开放自信的审美心态，体现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

3 汉唐妆造的演变脉络与审美差异

3.1 演变轨迹

汉唐妆造的演变呈现“从简约到浓丽、从内敛到奔放、从单一到多样”的总体轨迹。具体而言：发型上，从汉代简约发髻演变为唐代多样的高髻；面妆上，从汉代素妆发展为唐代浓丽繁复的面饰；头饰上，从汉代简约实用转向唐代华贵多元。这种演变与两朝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汉代独尊儒术，倡导质朴；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开放，推动妆造走向奔放。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对此有精辟论述，指出汉代的艺术风格偏重于“气势”与“古拙”，而唐代则走向了“青春、自由、欢乐”的审美境界，两代审美气质的差异深刻地反映在妆造等视觉文化形态之中^[6]。这体现了东方审美随时代发展的丰富性。

3.2 汉审美差异及成因

汉唐妆造审美差异显著：汉代含蓄素雅，凸显质朴内敛；唐代浓丽奔放，彰显华贵自信。其成因主要在于：汉代政治上独尊儒术，倡导节俭质朴；经济虽繁荣但审美趋于内敛。唐代则政治开明、经济鼎盛，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女性地位提升，推动审美走向开放奔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妆造风格，也丰富了东方古典美学的内涵。

4 汉唐妆造所蕴含的东方古典美学内涵

4.1 含蓄之美：藏而不露的审美追求

含蓄之美是汉唐妆造共同的东方美学内核，体现了中国古代“藏而不露”“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理想。汉代妆造将此推至极致：发髻简约而不张扬，面妆清淡而不浓艳，头饰实用而不奢华。这种“素以为绚”的审美取向，与儒家“文质彬彬”的礼教规范以及道家“见素抱朴”的自然哲学一脉相承。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壁画中的仕女形象，眉目清秀、妆容淡雅，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生动写照。唐代妆造虽以浓丽繁复著称，但其面饰、头饰的搭配仍适度有节，花钿虽艳却不掩五官、斜红虽奇却不乱整体，体现了“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适度原则。这种在繁华中的克制，恰恰是含蓄之美在唐代的另一种表达。^[7]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中国传统美学强调“意象”的呈现，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审美活动不是简单的感官愉悦，而是通过有限的形象体悟无限的精神境界^[7]。汉唐妆造正是通过有限的外在修饰，传达出内在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意蕴，体现了含蓄美学的深层逻辑。

4.2 自然之美：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汉唐妆造注重与人体形态、自然环境、时代风尚的和谐适配，体现了东方美学“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理念。汉代妆造贴合当时质朴的民风，与农耕社会的自然节奏相呼应：春季踏青、秋季祭祀等活动中，妆饰以清淡为主，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唐代妆造则适配丰腴的体态与开放的社交生活：高髻增加身高比例，使圆润的面部更具立体感；浓艳的唇妆与丰腴的面庞相得益彰；红绿撞色的服饰与暖黄色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适配逻辑，正是“道法自然”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壁画中可见，不同年龄、身份的女性妆容存在明显差异：少女多梳双环髻、点淡妆，妇人多梳高髻、施浓妆，反映了“顺其自然、各得其所”的审美智慧。

4.3 气韵之美：形神合一的精神追求

汉唐妆造背后承载着古人的精神追求（如汉代的质朴、唐代的自信），体现了东方美学“气韵合一”的核心思想。妆造不仅是外在装饰，更是时代精神与个体气质的视觉化呈现。汉代墓室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无论贵贱皆神情端庄、气质内敛，妆造的简约恰恰衬托出“重神轻形”的审美倾向。相比之下，唐代壁画中的人物神态自若、表情丰富，妆造的华丽与外向的性格

形成统一。顾恺之提出的“传神写照”美学命题，在汉唐妆造中得到了生动诠释：汉代以素雅衬托内在的质朴之“神”，唐代以华丽张扬外放的自信之“神”。这种形神合一的美学境界，使妆造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功能，成为承载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

5 研究价值与当代传承意义

本文补充丰富了学界对汉唐妆造演变与东方美学系统性研究的细节内容，完善了古妆造文化与东方美学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与参考，有助于拓展古妆造审美研究体系。同时，本文为当代国风妆造、古风服饰设计提供了史料参考，有助于传统东方美学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推动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古代妆造中的东方美学基因在当代得以延续。

6 结语

综上所述，汉唐妆造从汉代简约内敛到唐代浓丽奔放，形成了鲜明的演变轨迹。两者虽风格迥异，但均承载着含蓄、自然、气韵合一的东方古典美学内涵。本文以墓室壁画为核心素材，结合数字图像修复技术辅助考据，梳理了其演变规律与审美特质，丰富了古妆造与东方美学的研究成果，也为当代国风妆造传承、传统美学传播提供了史料参考。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结合更多壁画素材，深化妆造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研究，借鉴现有考古研究方法，不断完善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 [1]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5)[C].2025.
- [2] 高春明,周汛.中国历代妇女妆饰[M].上海:学林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
- [3] 李芽.脂粉春秋:中国历代妆饰[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
- [4] 陕西省图书馆.唐代靖边杨会墓彩绘石椁壁画研究[J].文物天地,2017(5):68-75.
- [5] 左丘萌.中国妆束:大唐女儿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6]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7]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